

四
書
輯
釋

孟子卷之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註行去實為詳

圖攷 熊禾曰首章為目之意一章至篇終皆孟子居齊之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之屬也

通攷 金履祥曰此

方征法也支即十二支干即十幹甲如木之有幹十一辰

如未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

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未為虛此

做此王相占筭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生相體囚死又五行十

言以之爲二字世用非一在家人門通甲逐時分開休生
閉景死鷲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以支加支德靈以占
占斗柄夫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德靈以占
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趙德曰孫奕謙千支所配時日而
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王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中酉
城一子火王在巳午未申酉木王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中酉
北方書爲無畫爲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
滅星以伐商魏太租以甲子日破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
之法背風擊別古史記律書以十十二支配五音十二
律而序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外所重故云望前
吉凶間尚效勝負謂孤虛王
相之屬又端詳而推之
民之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

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粟粟非不

多也。至矣。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莖申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華為之。故函人為攻。攻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鑿。

謂可以全無。氏時地利。但不知人。和則亦不可。

但人。和則本。利。為地。人心。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誰。

時。在。我。而。已。在。天。地。者。誰。必。在。我。而。已。在。天。地。者。誰。

人。米。可。時。通。攻。即。今。水。牛。也。有。故。曰。粟。無。穀。曰。米。粟。即。穀。也。古。

後。急。非。繼。後。出。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兵。革。皆。未。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

而已此章言用兵在得人以得人心在得道以得道以得人
國家用天下本未具幸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
廢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推以天時地利為務
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

天時地利得失

人和得失

以不得民心

城郭雖小得夫時亦不能勝

以不得民心

城郭雖大不得民心亦不能守

以不得民心

得道者多助天下順之

以不得民心

失道者寡助親戚畔之

右第一章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朝朝將之

王齊王也孟子本齊朝王至不知而託疾以刀旱血子故子學
所以疾辭也語錄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不自白未論託疾子

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在見在
他國時諸侯無幾竟之理只是以幣來聘此以在國而言
在見之若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國而言或
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在國而言也王不親見
子乃於此與賓師之禮未嘗受得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親見
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疾以辭欲其
曰王召疾以召亦召疾以辭欲其
物也古孔子亦難於貨之全同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

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

出弔東郭氏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而不往朝然又

空釋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宋新之

憂言病不能寐辭也仲子擁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

平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王先謙說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

從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應平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與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

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輔氏曰丑之敬

之所知故曰敬之小者子之言陳善問邪致君

堯舜之敬讓君之心而王賢之行故曰敬之大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
同樹下固將胡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以然音

禮曰父命呼唯

以水反

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獲

在外不俟車

並出

禮曰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必與此

禮之意不同也

禮曰言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一一哉

與平去聲謙口
簞反長上聲

謙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謙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小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

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朱子曰齒屬于孟

說達通也二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无所屈以上以伊周之志聖皆通視其重之所左而致隆子不取以其齒加焉至矣其出長老而任則大甲或王固拜手以首於伊周之前矣其出長民之任則大甲或王固拜手以首於伊周之前矣其出長申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其重之所及而致隆焉誰可去誰者知之辭也故曰通其重之所及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矣其出長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及於鄉黨矣其出長充於身刑於家推於朝堂而達於朝廷皆也魯子曰成以具富其德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師弟子問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誨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

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去聲是故耳

魏氏曰尊德衆道不如是如是字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必爲臣任之也

魏氏曰何處見得享而後臣蓋享師之臣相之

也魏尹之歸天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一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去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

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刀且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莊子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若當仕有官職乃○此章見

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於外

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心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

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上下之交惟不

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曰天地交

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驅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便以

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

者以為為君者則非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後出者以不為迂闊

以知何怪於景田惟其故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告之日出引欲疾今日愈而孟子引以當道可何必為是

紛哉王誥疾者為疾者為疾者為疾者為疾者為疾者為疾者

敬則人皆可為矣忘也孟子引以當道可何必為是

無也其有以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

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

意皆有焉

齊王世子

以敬見言

此國君尊
賓節之禮

以有疾召

此見波
以高爵

明日

此與敵
請造

此亦與
敵在往

以將見言

此國君尊
國君之禮

以有疾辭

此見我
以仁義

出甲

瑟而歌
於朝

拜國意

見王敬子

見王敬子
此以敬
未見敬王
之小言

此見寶師
不以趨走
承順為恭

湯之於伊尹

學而後臣

此見人君
不勞而王
不以學高

非堯舜道

非堯舜道
此以敬
不敢以陳
之大言

而以善難
陳善為敬

桓公於管仲

學而後臣
而以貴德
不勞而霸
尊善為賢

右第二章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陳臻字子弟之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輔氏曰陳臻只就爭迹表
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爲

不受

贖餘
刃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

受

爲去聲
去其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

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有其辭則
義則受矣

若於齊則未有憂也無憂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爲
凌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而未有不可受也
致也語錄取是羅致之意經受之便是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受不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
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受不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
致於物不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動何則以其
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先師曰孟子論受從容惟義
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
哉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通作唯當於理而已
此非特可知辭去取之義亦可知所行矣

君子辭受去取

宋魏平子

辭受取予

不受

皆當於理

右第三章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

曰戟單枝曰

戈士戰士也。伍行疏列也。去之殺之也。

謂殺之也。

全注後詳曰去之謂殺之也。本古註。

按持鬬士是昔前庭下執戟之人。無人之在官者。去是廢棄之。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義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

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雖氏曰凶年饑歲只得屬如水旱疾疫之類。祿祿只是

教不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復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声死與

言平去

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曉爲王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宗廟先君之王曰都無曰邑邑曰都鄭注公二十八年
縣爲都四并爲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鄭注公二十八年
姓也爲王誦其語所以風去曉王也○陳氏曰陳氏名賜字
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
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音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通曰齊人
問孟子之言音知其罪大聖之
不明也然於不改人欲劉之也

持戟之士
失伍則去

此論失伍
以起下文
失牧之罪

以起下文
失牧之罪

老羸轉講登
壯者散四方
求牧芻不得
立而視其死

內大政論則
齊國君之罪
由所寄論則
齊大夫之罪

右第四章

○孟子謂蚺盡曰子之辭靈立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也

蚺音遲盡為去言與平志

蚺盡齊大夫也靈立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

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法者國以五刑後刑

謂母使罪廢於民一日普用之軍旅二日詰用之會同三日

禁用諸田役四日糾用諸國中五日憲用諸都鄙先後節左

也右蚺盡諫於王而不用致心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盡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論去

幾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蓋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張氏曰乎則書故得從容不迫使善開邪以失王之際可徐與子退之宜也然卒致爲臣而歸誠意無幾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也豈特倖者能識之○輔氏曰距心○距心○難抑其罪然如是而雖未自以爲罪然識之○輔氏曰距心○距心○難抑其罪然如是而之意實師從容縱觀於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以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得職不辭其言則目下便着休或疑孔子不勝冕而行與子職說不同曰正是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得然亦以賓禮待孔子不至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日遠行此遂行有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注前引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聖而已此又引其言而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聖人故是聖人能審其幾焉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

君子進退久遠

○孔子曰

有官守

不得其職則去

○孔子曰

有言責

不得其言亦當去

○孟子曰

無官守言責

進退得二有裕

右第五章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

王驪朝魯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美孟上曰蓋反凡九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志也反往而還也

行事使事也

輔氏曰使事謂王孫之禮邦交之儀凡九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賦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

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易

不言之意未始及也蓋彼丑自悟耳不語錄問賓師知何
日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夫孫氏曰王意時著孟子以爲重
之則不在又却爲使出甲陳氏曰王意時著孟子以爲重
有司之事亦鳥用有言哉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未見有可
正之事亦鳥用有言哉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未見有可
與言行事一向有司既治其事則不必言亦事之理其
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君子待小人惡惡雖不能無然亦
不疾之已甚也先師曰治之者亦存之
有同南軒以爲難正是治之者亦存之

孟子不與驪言

齊和之位	此以位言似反之	此疑	既或此謂可不必
不爲小矣	可卑而與言	未嘗謂其治之言以見孟子	
齊滕之路	此以地言似	與言不足子何之待小人不	
不爲近矣	當親而有言何也	與言	言哉惡而後如此

右第六章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荒處謂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真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母歸葬於魯瀛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槨

此欲其堅厚又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也○輔氏

燕只過於厚觀易謂喪葬取之大過可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

或曰爲當作而不得得之說葬九

且凡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後乎此必二反

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江氏近直曰此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天下愛惜此物而薄

於吾親也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儉為也

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費天下也

也張氏曰欲使比及其良也而後是而葬之則亦非天理矣

也墨子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也

也先師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也

也於吾心於身與為必信也

也得為而惜為與為必信也

也所為則制不得為者矣

也也盡於人之心盡於人之心

也天理而已矣

盡於人心 不可 不得不可為悅 不可 過為 得之 何可

喪葬古禮 非為觀美 無財不可為悅 強為 有財不為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
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
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
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
矣語錄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可伐之
則可以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燕亦不曾教齊必伐自曰惟天
何可以擅殺惟天使可以伐既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
在伐天使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
之征伐如楊成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
已之不
可伐人

伐燕可否

以子論國

不可私與

○此有可伐之理

以子之受燕言

不可私受

以天吏可伐言

不可輕伐

此知勸伐之言

以士師可殺言

不可輕殺

○燕人畔王曰吾其斬於季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平即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唯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於比曰
平也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
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子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

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志同管叔

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

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

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

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

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胡氏曰象

故封之管蔡皆危周公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

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輔氏曰周公不忍

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宥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

亦直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通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

以其弟為誅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喜象不

忍逆以其兄為畔周公為弟之道蓋矣故曰此天理人倫其當然

首

程復心曰此是集序程子游氏兩說合而成之可謂曲盡人情矣辭去周公皆是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

也而類則皆然也此乃是

以天倫與人倫之極處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

順猶迷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

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

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孟子責實爲君文也○林氏曰齊王

慙於孟子蓋蓋惡去聲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

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評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去聲之

曲爲辯說而沮在呂其遷善改過之心去聲其飾非拒諫之

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數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

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章齊人伐燕十一篇章齊人伐燕

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聖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張氏曰周公於管叔黜愛之而不知其將畔其過也宜矣賈爲君文過之中又生過焉汪氏曰已屬賈而只歸咎无位者弗爲也此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習者弗爲也陳賈觀之以周公爲仁者未之蓋由君子觀之周公疾仁目習者也及期以畔而卒至於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爲能改矣其不得已而爲也

以齊王臣節言

此本汗善政過之機

以陳賈元忠言

此又陳非文過之機

以武王時節言

殺其父兄天理人係累子弟倫安在

以燕人畔言

此燕人不幸而爲此

以武王時節言

立武庚使天理人管叔監國倫之至

以管叔畔言

此聖人不幸而當此

以古之君子言

无非什善政過之美

以古之君子言

无非迭非文過之惡

右第九章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待同朝甚善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

辯音

○

義言待待皆其意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

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受富貴是為欲富乎扶音扶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留而時子不

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

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况本非欲富乎。輔氏曰齊王告特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志用是多端為哉。

李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

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龍音

此孟子引李孫之語也李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

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形句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

其子弟為卿李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

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

扶又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不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魏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

不得於此此是譬喻辭十萬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孟子有引喻以然之字而不復言

是三代之初皆如此○程子曰齊王所以處此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

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之心

繼此得見 此孟子使已爲政不用罔亦此不得於此又

孟子此道不固所願也 不苟法已矣又使子弟爲求於彼之小人

之仁心如使子欲富辭十萬不得於此則

致爲行故去

臣歸之本心 中國授室

養以萬鍾

此齊王而愛萬金等欲富乎不求於彼之君子
欲利誘必求龍斷而登之此既得於此又
之私心左右望而罔市利求於彼之賤夫

右第十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
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爲去声下同
隱於斷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

敵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

謂則皆反獲扶
又反語去声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道去聲

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泚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

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

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或問泚柳申詳無人

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固如是也

行之人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好賢之

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造之使意乃能安而留之也

柳豈閉門以齊公不為之思不察已之誠也二子非有賢

其賢可知也公持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二子非有賢

者謂謙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此則苟容以能若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

長章孟子曰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上王

留我之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

我之外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倪氏曰子思之於齊王無

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群臣又無賢者為之待子思周无

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无懼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

子思直也故未及以不及子思爲言也
柳申詳之舉姑引以言齊之无賢臣耳

此客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此君恐臣

不察其誠

此可

孟子去齊有

爲君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不察其誠

子爲長青虛

見君

爲王留行者愛賢也柳申詳無人乎繆

之意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不察其誠

而不及子思

本無

右第十一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二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奚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
惡平声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二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
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
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
好色好色好世俗之樂皆自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
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曰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怨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形面反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濼時及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

意千里見王是予所欲此本心也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

違之情而荷何可貴者所以爲果也蔡則行之憂則違之

之錫孟子與荷蓋皆是憂則違之仙荷貴者果於去者孟子

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曲齊時之

夫若荷情之果於去也張氏曰齊王資雖絀而不較然

夫節非獨情以安天下之道也

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道也

厚之氣真小丈夫哉其諫也固無若夫諫而不用其去也

不道也去也當看情字通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貴同

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荷貴之熱然忘情者大不同也○先師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女如魯阻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義尤防民無劫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主天資誠於此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有不能自己焉於此然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千里見王

可見不得

王如用予

豈徒齊民安天下民舉安

此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

不遇故去**可見不得**

王由足爲善

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此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

右第十一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言怨之數人耳

一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前日言不絕於之時與今日所謂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

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列

伊尹列萊朱大公望散反素豐宜生之屬補遺堯在位九

十年禹至桀一十七王四百三十三年為商是堯舜至湯

共五百八十年陽至紂三十五王六百二十八年補遺周而

則可矣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可以有

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 舍申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
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天意或欲平治天
謂能平治天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
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循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
禁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
知命之樂其無幾乎○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蓋
未嘗不豫察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向聖賢言
之則並行
而不悖也

以百有言

堯舜禹
皆五百餘
湯文武
年聖人出

以數則過

以數則過
若有不豫
此見孟子
憂世之志

以名世言

伊尹桀朱
皆名一世
而爲輔佐
太敷星

以知世言

賞令之世
舍我其誰
何爲不豫
此見孟子
樂天之誠

右第十三章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矣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類不行於齊其故有

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低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特而後

以係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

有爲而去志久於齊非我志向也

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也

子曰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其庸孝者所宜深究也

於崇屐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爲臣所以止爲際可之仕則行
可者見信道雖漸可行也孟子自崇屐退之後未見其道之
召不後焉然於此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說得自好○先師
曰不受其祿則此孟子最爲高其起然不召而退餘○本全在
此一受其祿則爲祿所繫是爲祿而仕耳十萬之無脫屣而
去齊王猶欲以萬鍾聚之豈知孟子者言意戰國之世
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體性使乎

以仕而受祿言禮之常

以禮而受祿言志在必去故有不受之用

以不受祿爲禮言禮之變

以不受祿爲禮言難速夫而無終受之理

右第十四章

孟子卷之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補注辨墨道因時行文序附註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上然至善未嘗有

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音音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

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四端章雖言性情之理而性字未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見

告子盡心篇充其性
即擴而充之充
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

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憚居

反於用力也集註已包後面成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

大旨如此薛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爲孟子自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節未發

何嘗不善發而中去詰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

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

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補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述之者善成

人生稟受如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

穎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性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原

謂生之謂性蓋性不是性以生之理是性此一句便關到告子所

道理故曰無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天地間道宜有不好底

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唯是道便是不失吾

其事也以天下無理外之不能皆善言其理也唯是道便是不失吾

也集註言物故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假說到氣質之性

但據孟子之意言之又曰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謂前聖

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

一句性善故人皆可以為堯舜以相表裏蓋人之所以為性善是就發

又曰道性善與堯舜無一句相表裏蓋人之所以為性善是就發

舜者是地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入

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

這便是止於至善又曰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

則有不善又曰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又曰未發之前氣不

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象統曰性善是義理之綱領○張

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孔子思天命

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

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

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吳徵曰孟子

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批

出其本然之理而言

而已矣復扶又反夫子音扶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

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

孟子卷之五

卷之五

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

盡無復亦共有他說也文集當戰國之時聖孝不明天下之

本善聖賢之可孝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在往亦不復致疑於

其問君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

道之萌芽也故孟子必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此子疑吾

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

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

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通曰按饒

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

所由言之稟此與說得性字稍重愚謂稟益不曰同一道

而曰同一性者蓋惟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

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觀古
意反

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

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

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

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又反引此三言以明之

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論也三假說語教

人如此發憤奮勇猛向前自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

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个奮迅只起數方有田地

阿下工夫不然則是盡脂錢冰無真實得力也通

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眩音眩莫旬反

絕猶截也書尚書說音命篇瞑眩憤古對亂言滕國雖小猶

足爲治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其惡而爲

善也語錄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可爲善國然不成

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蔡氏曰方言云

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黃氏曰壁引二人之言所

以釋滕文之疑終以○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於此

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知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

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

信矣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先師曰林氏於下章言喪禮如謂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

前引曰

彼丈夫我丈夫吾何畏彼哉何人乎何此示世子初人有爲亦若是之至我師周公言欺我无高遠之異

孟子初告世子

道性善此見仁義不假外道一此見古今聖愚本

後引曰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此戒世子安善國書曰若察弗瞑眩厥疾弗瘳於卑近之病

右第一章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也然友出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禮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疏

斷延反飭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音緝也下同緝之曰齊衰疏屨也屨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粥此

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語錄孟子說制度皆天子之制也天子之制自天子達之類也孟子

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或問自盡其心

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既而得喪禮之大本也

不其大者故其考論然其度若得禮之大本也

有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講禮者不明乎此則

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後孟子之意而強為之

已此劉向所深嘆之也然無私意之強而已矣

如大記通曾之喪子大夫公室婦人皆三日不食大夫之喪

食士之喪水飲夫大夫公室婦人皆三日不食大夫之喪

人室若子姓皆食粥士亦如之既葬主人踰食水飲不食菜

果歸人亦如之若大夫士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也臣也勝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兄弟宗之故勝謂魯爲宗國也

通故

趙惠曰文王子周公且目子伯禽封於魯文王

子崩後魯武王無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

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託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

以如此者蓋爲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

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

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斂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如爲去聲復狀又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

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通政

論語此為諸侯言之當如通政飲也深墨其黑色也通政

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飲水大夫之喪子

室老于姓皆食粥弟士疏食飲水飲亦如之通政

主人疏食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通政而食肉即就也尚

加也通政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通政孟子言但在世

子自盡其哀而已通政宰是國家政事皆听命於冢宰非聽於

然交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弟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通政熊禾曰諸侯五月而葬出左隱元年天

至大夫三月同位通政未葬居倚廬哭中門之外通政大德曰喪

至士踰月外如至通政

之役居倚庐不塗君為所宮之大夫上檀之既葬杜擗塗
不於顯者此君大夫居之謂於中門之外東牆外倚木
為聲故云君倚庐因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故云不塗
情殺故杜擗條以納日光又以泥塗之既葬
也則不塗也既葬則君大夫七肯宮之宮謂闕障之也檀露
也未塗則倚木為所宮故云未塗居倚庐既葬而杜擗塗亦居
不得謂之塗矣問喪云此葬而歸不既葬亦倚庐也居喪
倚庐哀親之在外也非君大夫則旣葬亦倚庐也

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

子之知禮也輔氏曰可當作皆○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

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

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法其良心而不自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養氣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

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

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法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

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

誣也及其斷亂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

右第二章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補注曰前云使

甲戰問但此言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

既即位固不可起國在見孟子則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

之也
子學曰民事不可緩也詩曰不晝爾于茅苴爾索綯亟其

乘其始播百穀

紉音陶
紉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箝于往取也緇反也亟急

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

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扶反始播百穀而

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首無
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是故賢
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
祿及享教之事也。取民

以制所以開制民常
法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

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

每相反而已矣。

補氏曰：先儒多以爲孟子不少人。後言情說
則以爲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尤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教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

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為首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

六百二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

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反又稅其私田

不稅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謂之井田都鄙之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謂是也

司徒使之時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親是也

猶為族使之相率五族為黨使之相保五黨為閭使之相親是也

五家為鄰之六鄰為里四里為井五井為丘五丘為甸五甸為采

夫所授之田間必有遂人治野夫間有遂人治野夫間有遂人治野

也溝之深廣亦所以通於遂溝上於國也夫有溝可容大隸百夫

車一執千夫有溝可容千夫三執之田也川有涂涂之廣可容

每百夫有田為一經界十夫之田一經界十夫之田一經界十夫

皆直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同外其直千夫之田也

十萬畝外其澮橫比鄉遂之大畧也小同澮乃烈土出而田

其野九夫為井

四野為井四井為邑

邑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甸為甸甸為甸

一而貢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壤
也餘七十五百七十爲軍外之用以詩止春秋觀之成之者其
來尚矣伯夏貢無爲公田大夫受田止畝半畝五井
甸受田十井二百八十夫夫受田十井二百八十夫
家受田五十夫則田二百八十夫夫受田十井二百八十夫
萊之夫則田二百八十夫夫受田十井二百八十夫
去一之夫則田二百八十夫夫受田十井二百八十夫
爲田一軍七十夫則田二百八十夫夫受田十井二百八十夫
賈田一軍七十夫則田二百八十夫夫受田十井二百八十夫
爲公侯之國見夏制未設都鄙明矣甸五百里僅周
悉井其田夏則見夏制未設都鄙明矣甸五百里僅周
而助惟助爲有公田各半蓋夏之時未盡闢故也七夫
一十萬二千八百四十一畝二成百畝五家六井除公田爲
二萬畝其甸外三十四畝二成百畝五家六井除公田爲
六萬畝其甸外三十四畝二成百畝五家六井除公田爲
三萬畝其甸外三十四畝二成百畝五家六井除公田爲
及餘夫二田五成爲宅田士田亦三分去一之畝計一萬
中爲四井三田五成爲宅田士田亦三分去一之畝計一萬
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也語曰亦有餘地國
徹而耕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其言皆什一者貢法也
以十分下扶同反之一爲常致惟助法乃是九一輔氏曰此以

卷之五十一

文輔氏曰此以

者九一及下文請野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

九一而勑知其然也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

二十畝爲廬舍田十畝分爲八家各二畝半以爲一夫所

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二蓋又輕

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

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語錄

解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田問許多是疆理自五十而增爲七十畝自七十而增爲

是傳聞如也此恐亦難忍信也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

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言其章固已論

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流通簡易自成一

三代授田之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

有說焉然皆不可疑者蓋田制定則其滿溢亦必

衆廢墾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制每有增其煩擾亦

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得服先制每有增其煩擾亦

約故田少而用足後山陲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特

請曰張氏載楊氏曰敵者敵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田所謂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所以爲敵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粍歲粒米狼矣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食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是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心平去声

龍子古取人狼矣猶狼藉言多也糞壙於用也盈滿也盼禮計吾計二反謂恨視也勤勸勞苦也稱舉也貸他代借也

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維勿子

也或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鄭氏林氏皆言之矣鄭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爲此非

不智也。其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出於他
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
等者。不以爲善。亦常有司。舜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
制。鄉遂用貢。法亦如。龍子之言。通政。董彝曰。夏后氏五十而
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亦如。龍子之言。
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世。則爲善
在後。世則爲弊。非官法之過也。人爲之弊。爾後世。故賦於民者
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
行。得人而用。則爲良。不得人而用。則爲弊。

七、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
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
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
使君子小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兩于

詩小雅大田之

字如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

先公而後私也當將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

亦用助故引之也証考之周孔行助法則有公用詩責法

詩用詩意帶將去後而說卿田同井出入相交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少好這

也是大原大本地却不理會細碎

附說詩諫曰自民事不

可緩至使周亦助

養之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二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

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

而已語錄問鄉序如何曰皆是農隙而子曰與教之日

而己大夫有德行而國其仕者教之○輪氏曰鄉序自農隙

子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或曰孟子

子發持若行上政只是教與養兩事并同以養之○或曰孟子

之皆齊王蒙公皆如此。小民觀於下者，蓋百姓不無五正之
德，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与臣自相親愛，与子自相親長，与
幼自相親睦，非尊君親上之謂，或問夫婦有別，
如何相親，曰夫婦无別，則地黃壤，便相離了。
養國老於上，序養無老於下，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
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礼屬民，而於王序是序，序皆可言養也。
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序是序，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
義，序其禮者，兩心象，疏曰養老序，射皆序，教人入之，事道三
代，欲異其名，故取養不同。然此三者皆對序也，故異名至矣。
國序則但同謂之序，言序則序於序，皆序之矣。鄉序，虫有異
名，國序，虫無異名，其明
人倫，異之事，則同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補解法 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

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

此可見。語錄子孟子語滕文只談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

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夫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元在宋。土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稱。春秋例此公侯卒

未葬。皆終子也。 [通] 事下至新子之困。應言之。谷文公皆立

此下谷甲戰却只是言勿用。蓋甲戰推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

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

溝塗封植之界也。

經畫者爲經。只字經字有聲在其中。溝溝

土之通塗道塗。封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法而豪強得以兼

井。故井地有不鈞。 [通] 當與均。 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

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補曰：井田言孟子來滕不久，即去故使畢戰往問。趙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上云生。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

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分田以爲君子，制

氏曰：分田制祿，雖平治然却相因。蓋得田井田，則以爲君子，

地中公用，廢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得。

補曰：分田，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

餘夫以爲難給，然以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方一里者百

則五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方一里者百

戰國之制，諸大國若能修復井田，不爲國則信室活池，以廢

此能行王政，以聚民則用，不爲國則信室活池，以廢

管子九一而助國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

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

之地也管子曰公侯田方百里為地一十成二郊一遂

成六千二百六十八夫九乘一而助有公田井六夫以十六乘上成

六千四百井以八乘之寫五百十夫八夫四夫以八乘

上數為四萬三千單八夫併國中夫二萬二千二百四

三萬七千五百人為三軍是為三郊之賦餘一萬四千二百

千二百人吏以萬二千三百人為一軍是為一野九一輕於國

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

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

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語錄國中行鄉遂之法如

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家為伍五伍為比四兩為

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真且如五家為比比有一箇

長子曰井牧之法第一是三十家方出得土十人徒十人
 氏曰使自助法則以充國家所用此則所謂其法也如前
 云微通也均也所以不釋微字之義而此則正言其法如
 金復詳曰孟子所以不見載籍之詳而此則正言其法如前
 真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民無遠輸之勞野九志古者
 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百子井田類說曰班志古者
 建步立畝六尺為步百步為畝夫三為畝三為畝三為
 井井方一畝是為八夫八夫為井一井之田百畝易其
 田十畝是為八夫八夫為井一井之田百畝易其
 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二百畝分爲三品上田
 注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
 華中田二歲一耕三下田二歲一耕三歲一耕不得他樂
 比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
 比土工商家受田五口及工商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財則計
 發財探則公田什一及工商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財則計
 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之祀天子率養
 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極穀必籍五
 種以備凶荒於中弗得屠狗豕無失其什四閭為族五
 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
 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又曰三年耕則
 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黜陟再登
 餘三年之食進業日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
 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
 食然後卒禮疏治禮樂成焉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出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

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巴行之但此未備耳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

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

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

厚野人也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禮記祭義曰圭田所以奉祭祀也

孟子

卷十

天地間只着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其餘老小尚有精力者八二十五歲
過多便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

半於主田此文不專指弟息餘夫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

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

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法去聲

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一法此獨詳

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日論語鄉里之說孟子八家同井方里爲井都鄙爲里言教之

不里授田以方里爲授民田異民君以五家爲隣二十五家
 爲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孟助方里而井九百
 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者上送于官之名九家同井八家同井五家同井
 皆借也十謂借民之力以中除八家授同井餘二假十畝
 公田七十畝借民之外餘三十畝以爲公田及庶舍百四
 爲萊田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爲公田及庶舍百四
 其通用夏般貢之外餘三十畝以爲公田及庶舍百四
 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之力以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也
 告外公田而百民之國中謂近郊此即殷之助法也
 家皆多以三十畝一國中謂近郊此即殷之助法也
 井谷多其十畝分之一上貢于官此則夏之貢法也
 家增以五里而井其菜田則皆在別井以八家等差私
 孟子謂方里而井其菜田則皆在別井以八家等差私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取治私事者專指周家
 郊外助法而言夏般以上其詳已不可知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扶夫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

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謂之潤澤也○饒氏曰或問潤澤之言必能如此立法然後可

潤澤二字之義乃就井田法上言必能如此立法然後可

潤澤之言必能如此立法然後可

苟下。到治。裏猶是。要會。交通。使合。人情。宜七。俗可也。則。非

行。得此。謂乃。是知。數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

形。谷。孟子。用心。數。○呂氏曰。子張子。橫。慨然。有意。三代之。治

去。治。同。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

其。要。平。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曰。仁政

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

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

者。衆。苟。處。計。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

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

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

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法。廣。備。畜。興。學。校。成。禮。俗。救

苗。通。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

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

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反。考。喪。禮。

皆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其可謂命也哉
矣田制曰井田仁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夫
君田之制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廢久矣孟子
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尤在暴君雖去其勢猶不
其名也至教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跡成於如何
人矣十或周人如何便更黃帝開端使成於如何非一
交禮已不成孟子亦嘗疑之王制與通攷吳程曰周人兼
行於常時之古風土異宜而後出乃欲悉取法焉難矣
註載善按程子以終此章之於後以見聖賢之心倦矣
也善治者井田而民不病放封建而刑非聖人之道
其善治也者聖人而民不病放封建而刑非聖人之道
陽亦曰治道言之不能復者井田也近時奉天不
求備也明堂也籍田也郊祀也必不刑也尊號也德
封田也蓋不可廢者李校也遷幸也刑賞也蓋法也
屯田也蓋與程子之意相表裏姑附于此李者詳也

夏氏真此由險而有制

夏自校此由恭而禮下

以經書

殷人助所以開制民常

以經書

殷曰厚所以開世祿及

周人徹產及貢助徹法

周曰庠庠序學校之事

右第三章

孟子五卷十六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衣去声 捆音聞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
所謂農家者流也

通鑑

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許
後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許

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

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反

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

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補黃帝之

說也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
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湯考之一二者皆神農之所

公也當時民漸事簡或有不計行之說者父乎出交風後
淫於唐虞之際則神豐復生亦當隨時以立而不容因
守其舊矣況計行之妄力欲以是而行於國之時乎
氏曰陰陽醫方所傳黃帝之論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
有神農黃帝之推古聖賢為宗以求信於世故也
曰後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為宗以求信於世故也
贊述欲享稼孔子之計以谷之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
之事而卒大人之事以谷之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
志西不獨故曰季之計之季解欲
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也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並耕而食養老而治全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難民音難餘音

養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反七也以為食而兼

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儲子孟子分別

子小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言於耕曰許子以釜餽農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土声与平声

釜所以煮飪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入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懂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世孟子之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器釜斲之屬也。陶爲器者治
爲釜鐵者自斲之言承其房字而明辨以陶之舍止也或讀
屬音上可會謂休陶治之憂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與平去
食音刑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此亦陳相對自得
之事尚不可耕且爲而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爲故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
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
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道其爲古語君子
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

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

必耕且爲哉

張氏曰滕文亦可謂賢者矣而不克終用子孟子之言者以孝之

也所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

積爲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誦義也如詩行之說則

初前以妨正其卒歸於不可行耳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論音疏水治子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

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水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

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也盛也繁殖多也五穀稻黍稷粱

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

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大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

曰絮曰鈞盤曰澗音津蔡氏書傳云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

簡蘇六曰簡絮七曰鈞盤八曰馬頰九曰覆釜五曰

儒不知何之經流遂分簡絮為二此与集註小異書傳經朱

當以爲定也圖攷吳謂爾雅合簡絮爲一而其雅同而蔡氏

流者尚不可據以水道及之九河卒在河間路滄州境內今其

難合是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决排皆去其壅塞

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

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先師曰克獨愛之所愛者太宰舜禹益而用之所愛在北河

均於並排進欲排得乎是提撥排事以照應前獨可於日爲

里百三十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裝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卽入

海當是疏九河論濟排淮平而由之海決汶泗而注之海

漢而注之江○趙惠曰春秋晉嘗通吳而會之以制楚又會

之於鍾離會之於沮皆吳楚之間而彭城則吳晉往來之衝

也故楚塞密城之道而晉爭之吳之通於中國由此除耳

澤之會晉野會吳逆吳子于淮上而吳辭以水道不可

地勢之阻陽湖西北以入于淮江始有通淮之道矣孟子

城邦溝洫通射陽湖西北以入于淮江始有通淮之道矣

誤以爲通蓋因此也善按○趙氏此說與集註異姑附錄焉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愛之使

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契字音辭別被列反長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

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

趙惠曰纁乃五穀之長故以纁爲農官之符后者有爵士

之號后纁各棄者其母有知氏此野獲巨人之跡而孕及生

子曰治水之役勞必借行故禹明言子乘內畫荆山川木則
食鮮食夫豎愛播種食則禹因管躬耕矣蓋當疏導之倫相
也禹過門不入撥種以爲民食者撥授其才撥去禹未始則
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
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
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法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
惇哉此之謂也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勅正
德厚也勅正自我即天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
典別而爲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典之言厚人倫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
者勞之來於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
之使日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提振以加惠焉不使其
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語錄問振德是堯意否
只是堯之以教化上文王占輔翼等事是也彼彼自得之惠
從而發之○先師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爲

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日提撥耕事以照應儘可耕且爲與一句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

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接上文三憂字而又先師

出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

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

有限

人者對而難

教之者惟已耳

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

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

應惠教化無窮矣

字此所以爲仁也

仁字可句惠字忠字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詩大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

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三提撮耕事以照應

收結獨可耕且爲与一句未持耕關明白痛拔文法亦

照徹得好以上已詳到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

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

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豪傑才德出眾之捕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晉同言陳

良用真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
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彊魯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矯矯乎不可尚已注平声韻上志具

三年古者爲法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通鑑孔記禮

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无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

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頭禭若喪子而無

服喪子路亦然請喪通鑑趙德曰擗弓上孔子之喪門人疑

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若喪父而無服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若喪父而無服注

爲喪而服而亦麻朱子爲善後程子云紼不立服不可立也

用冠蓋成用齊衣頭巾善後程子云紼不立服不可立也

可也其成已之幼與君父並其於各於孔子立服不可立也

則子貢之論爲未盡善而朱子身蓋有聞於程子之說故

任禮

也

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誌氣

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仿。如兩佛弗也。或曰：此三語者，蓋子貢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賂，古狡反。

馱，博勞也。與聲之鳥。南蠻之聲，以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嚶，陳柏由高趨下，不

如務能舍下，迂喬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予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

文煇也。今按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

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

日曾頌乃信公詩而孟子引以爲周公何也。先生曰此是孟子

子讀書不子細處又問我狄是齊則衛是懸僖公亦無是事

先生曰此死頌之詞也。見與必大著斷說。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

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

所粥除六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

爲價也。補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此義

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足此而問之古其

非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尤託神農黃帝

者皆老比
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徙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
徙音師

又山對反比必
二反與平聲

倍一倍也徙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物孟子言物

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情謂物之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

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

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與

之物以相欺耳補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齊天之理也

與欲齊之私意滿生此爲濫而物然不可齊也故莊周之

齊物論強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先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

物而混其一定之分其故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爲

之精如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

見其論矣

許行

此為神農君臣並耕之言而矣其義理者

市賈不貳

此陳相道許行之言欲以除壞君上南蠻狄舌

子小人之法者

此言許行之學無定師

神農

為耒耜以教民稼穡者

孟子

此遵先王之道而欲行仁政者

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為司徒

此見堯舜愛民之大者非惟不暇耕亦不必耕

陳相

此為許行之言而自棄其孝者

勞心者治人勞力治於人

此孟子闢許行之言以發明大人小人之事者

江陰秋陽

此言夫子之道所當師

右第四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子孟子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之不來

辟音壁又音僻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子孟子稱疾疑

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通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以

是欲以其親之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

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

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天下篇古之喪禮也賤者有義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

而無槨以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

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

孟子因以詰之

或問夷子之說見而子孟子終不見之何也

明其訛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厚固不

輕按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賦賦之言

聖人因發去之然豈肯被甲披白而親與之角哉補氏曰夷手離師墨氏之教至於薛觀之時天理自然發動行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率此一事以誌之而下文又率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扶下音

同匍音蒲
匍音此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按

音儒而入於墨

補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如愛我之赤子有以於墨子愛無差等之

竊故謂其欲引儒

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楚宜等施

由親始則推吐反

墨而附於儒又言墨氏兼愛之字爰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

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勢歸竊取儒家立以釋已所以

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此孟子言人

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說以自迷道也

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去小民無

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輔氏曰彼有取亦也一

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蓋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

正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非謂愛兄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

蓋一載也言兄弟之子即與己之子無異也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

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

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

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

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在然不得而息者此其所

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謂每問愛無差等夷子既以此

却曰施由親始則信乎其過而第矣曰夷之言豈非吾之愛又有

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則信乎其過而第矣曰夷之言豈非吾之愛又有

等之愛耳故孟子但直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

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發言非為人
此之句乃是以夷子之所謂愛也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無差等
句已自不是了也推所謂愛也先以愛無差等而推之則由
之推而及物自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
立推而及物自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
觀始此夷子所以有二本○事他日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
一揀重了哉一木不有兩根也○又曰愛無差等何以求合於
萬本也○或問夷子有兩根也○又曰愛無差等何以求合於
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於外邪而逆者常觀之吾所
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於吾儒蓋不如此則尤不
而無以自安也○彼才常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此則尤不
氏曰書曰立其愛推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
事親以立其愛推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
物自有差等輕重○此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及
其先親後疎之點○然有所擇而不可息者○此蓋兼及
引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愛之○故孟子之言得
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特警也○下二句如釋周書本意
曰一本便是說周書別有所特警也○下二句如釋周書本意
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故曰本則
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為愛無差等○仁曰本則

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謂之意便似涉於
以爲今日曰天使之則莫之爲而爲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
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
天後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必爲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
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
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藪裡而掩之掩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泚音泚
藪音藪

反泚七禮反藪音藪爲去
声藪力道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
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蟻音蟻也
蝼攢音蝼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
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
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

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
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蓋上籠也程土

鑿鑿也於是歸而掩覆

數穆反

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

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

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饒氏曰厚葬其寬發於其心之不能

孟子就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

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

若以爲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

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

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註若所當

然四字說掩之說是一句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無然爲間曰命之矣無音武

無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已教我矣蓋錄之字夷子名若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

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去声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本蓋於此

章尤可見焉○蕭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得場

納約自彌之義○通曰夷子之字墨非也而詳其義

